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十五

英國馬懇西元本
英國李提摩太譯

蔡爾康芝紱述稿

法國再立皇帝

法王路易斐禮既遁法國民人又多有追憶前皇拿破侖者拿破侖既不得再見則思其同族之來如大旱之望時雨拿破侖無嫡嗣承受其遺產者爲其猶子曾爲拿破侖深沈有大志在英吉利僑寓公餘訪虎鋤之府何誕之節未嘗不能懷故國冀得一嘗及聞法都之亂即願冀助法政府與其爲難其民人政府鉗之然法國中仍有其其等因地之民公舉伊首拿破侖入議院以充議員巴黎都城亦行待有提及其族望者將議拿破侖既承公衆所日回國入院與於議員之列詳論治國要道訥說不倦然其心殊叵測也

嘗讀拿坡崙酬答之工使人入耳會心深相欽佩其論治國之法人亦聚飾然其而又恐人之議其後乃自述其生平曰余謂天下第一要事惟在太平此外别無諸望故凡疑我有異心者皆非知我者也又曰余但奉法國所訂之一切善法奉行不墜耳而法之善士又見其所議諸事皆屬有益於法無不欣喜而不知其特爲要譽起見未必出於本心也既而舉君則近巴黎先有人欲舉魯意拿坡崙爲民主之君外省人衆聞拿坡崙之名已熄及昔年大皇帝蓋世之榮光繼聞欲舉之以爲民主則大半樂於從事法國新章民人無不有舉君之權及是衆民紛羣集投狀舉築對當衆檢閱凡願舉魯意拿坡崙爲法民主者多至五百五十萬人其雜舉他人爲民主者合其僅有一二百萬人遂循多少從衆之例即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延臣共迎魯意

拿坡侖既民主位督意拿坡侖旋遵西國成例出示言以詰衆曰余願俯允議院即依治國新章舉辦一切並不參以私見所謂治國新章者即法蘭西通國之民皆大歡喜者也

新君與議院諸員初次相見即覺格格不相入於是諸議員凡事疑之而凡事所附於諸議員所定之法法民亦多有不服者或欲使前廢官之職之法民但以三百萬人爲限或以各處教導學藝宜皆歸天主教中神甫掌管或定新聞報館章程較之舊章更嚴于朝尤爲激惱且無論大小各事一交議院諸議員即斷斷爭論彼此不相下於是法民深恐亂萌又伏均畧抱不能相安之心矣○新君之治國也初本擬照新章而不背隨俗浮沉之心則已顯而易見凡民間狃於故智畧有滑慢反側者刻日派兵星馳而去轉瞬間即已平定於是法民皆有意拿

坡侖大有權勢彼此相顧色駭即彼本尚倔强者亦共知爲意拿坡侖有無窮之力足以平之故各懾伏而不敢逆曾意拿坡侖遇議員爭辯之事一一查照新章酌中定斷以立於不敗之地其爲人也明敏有餘而精默寡言欲舉一事其志既定雖百折而不撓其行政也凡事皆求有益於民更補新章之所不逮如欲衛民則司防閑傳染時疫之法嚴食物攙和僞假之禁欲厚民則凡日用所必需者特減其稅且不妨餽省之物如煙酒則科以重稅欲教民則凡貧家之孩其以延師誦讀國家爲之代籌其費欲保民則優加兵弁之額餉欲利民則鐵路之行直者河道之行舟者準撥之傳書者皆從速興辦欲便民則酌增地方有司紳士之權以合其當地之所宜不令上官轄制更不由都城牽掣以上各章程頒行之後民心更形懽忭諸事皆有起色貿易亦較興於

前而民有餘資貨價可期加貴百工皆有營生之路其以日用所餘之累欸存入銀行生息者亦日有加增巴黎城中由官養贍之貧民則日有所減少要之法民頻年崎嶇不已皆由國威不振之所致今則一奮而威張民心遂靖○議院諸員見會意拿坡崙奮發有爲皆恐民主之君將必易而爲皇帝之政因之私相擬議皆謂國之兵權若不在會意拿坡崙向行節操即屬防患未然之道然而其計卒不能行者則全國之兵心猶拂役人（俐挺人之據謂巡捕也）之心外省官吏之心皆已如葵花之向日也民主見議院諸事皆與之相左甚惡之及熟察人心之向背猶居深念以爲時會已至可逐去議員矣遂效其伯父拿破崙拿坡崙前失信於百之長技欲盡奪議院之權以爲已有更思一國之兵皆能聽我指揮豈有屏弱之小民尚敢抗拒至前此時立誓照新章治國云云則棄

置九霄雲外矣○路意拿坡崙先與心腹大臣男爵木你提督亞瑪部長毛泊肆三人謀定倒奪議院大權之計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一之夕盛設華筵延請賓客及議院諸員會飲於麗璧宮歡樂之際藹然可親人第覩其儀表溫慈和柔曾無與比倫之民主也而其欲盡奪民間自主之權以成剛毅果決無與比倫之皇帝者則城府甚深人莫能窺其涯涘既而撤席送賓仍覺雍容有度不料奇計已定迅雷不及掩耳即於是夜之半凡議院中久著名望之議員各有人就其私第縛而送諸詔獄前在國中稍懷不軌之各會黨頭目早由巡役具報於民主復記其姓名住址至是亦全數成擒天甫黎明凡平日敢逞舌鋒評民主之瑕疵已一網打盡及至紅日東昇巴黎各街巷人未及盥洗而出者皆見京揭黃榜大書特書不一書曰議院已散議院

名流皆在國會之中朕今擁兵五十萬名凡爾官民人等若敢有片語違背者立刻逮而治其罪○然而拿破崙灼知不必用權勢以威逼衆人也三年來所行之政實已深愜乎通國之民心也旋又降旨若爲取決於民也者若曰朕履法蘭西國大位於今三年矣論其尊則有君上之名也論其權則無君主之實也朕欲有所興動而多囿於議員之掣肘議院之外又有横議之處士紛紛糾纏阻礙大局尙復成何事體不得不特奮乾綱致有昕夕之事今謹告有衆取決於爾一言若爾衆民必欲仿民主之舊法也則請別舉賢才以爲爾主朕實不敢忝居民上矣夫我法蘭西如一大艦也天風浪浪海山若若檣傾檝摧危在頃刻而掌舵者無尺寸之權其何以占利涉乎朕之愚見極願舉一君主以十年爲一任（即如官之一任）其政府大臣悉惟君主之所擇惟應分爲上下

第四節拏[illegible]帝之成

兩議院以共理朝政汝等以爲然否今請明以告朕或欲照常辦事或願遵朕意施行一言而定無取游辭此旨既下越有五日法民分別具答計十成中九成有餘皆謂宜遵魯意拏波崙之教法國庶有轉機查當時法國人民中共有八百五十萬名皆得操舉官之權乃願遵新法者多至七百五十萬名其仍欲守民主之治者但有六十四萬名耳

按其餘民游移兩可或別有意見姑從蓋闕

法民既遵諭旨正在斟酌具覆間巴黎都城關廂內外之人各有意見猶未改定當魯意拏波崙撤退議院之明日四鄰不服之人各出其私藏之軍械仍如前數次之亂各以雜物築壘於街衢振臂狂呼亂民響應然魯意拏波崙早防之矣亂勢尚未孔熾大兵業已調齊巴黎各要地先已有扼而守之者亂作而兵至如疾風之掃敗葉痛加勦洗不免

有無辜慘死者或謂魯意拿坡崙欲多殺以示威使人知一或不退敗無救之可懲也或謂魯意拿坡崙恐衆兵不肯認眞平亂故多賜以酒正値酒興勃發之際乘醉殺人以爲下酒物而不暇顧私情也故醉兵屢舞傞傞一入街坊視殺人如兒戲有實係良民聞鬧出觀並無反意者醉兵大至並不好言遣散亦不告知國法忽向胸頭擊斃中齊放排鎗死傷山積甚至老弱婦女亦遭慘斃纍纍事後掩埋屍有婦人手抱小孩同時殞命者有人市購物還家被害所買之物尙在手中者又有印書所中人手中尙揣校對之稿紙數張亦在死數者且輒殺之不已又有多人被捕入獄審疑其有作亂之心也於是統大監牢悉已充滿始將拿坡崙所疑之人共有數千無從安置乃命發遣至南美洲之獄監地方獄監者法之屬地也瘴氣甚盛雖倖生而不能逃其死又

有人言某居巴黎軍營之旁自至夜半忽聞營中鎗聲如叢炮又聞陰間有痛哭聲哀求矜憐慘不忍聞法民皆謂魯意拿坡崙恐有某某等數人欲爲亂魁故殺之也乃巴黎總捕府某弁言此皆不法之徒捏造謠言也然而總捕武弁之言豈能信以爲眞哉彼皆言是役也各街中被殺者一百七十五人受傷者一百十五人試問衆目共睹之屍倘復能滅其數餘諸術倘可信哉○閱數日魯意拿坡崙又降旨以諭於衆曰今亂勢已平定矣可救法蘭西全國於多難之中矣明年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上議院大臣大張曉諭復立皇帝之大統而奉魯意拿坡崙爲皇帝（是爲拿坡崙第三）子子孫孫繼繼繩繩罔或廢墜法民八百萬人同聲稱頌齊心翊戴其以爲不合者僅有二十五萬人耳○魯意拿坡崙以成武奪魁柄本國外國之聞之者皆不覺愕然以

第九節 [illegible]

駁前在議院諸員雖各懷意見未免參差然察跡原心究無誤國殃民之處既羅織而下之獄又遠發瘴癘地方安置法國舊立之制度一旦廢棄凡有指摘其非者即目之爲叛逆非殺即囚乃法民十六分中之九十三分無不心悅誠服者爲崇拿坡崙蓋洞燭其故矣法之亂事時有所聞置君如弈棋然太阿倒持尾大不掉欲享太平之福難已岌岌乎其難之其保重立皇帝以資安輯之心匪伊朝夕今我蒙撥而起適足以備順乎輿情是以上議院甫出片言即收流水轉圜之效至於偽皇拿坡崙之行事雖尚暴慘酷幾無天日而法民則謂其濫用權勢亂新舊猶自而即我輩既許其居皇帝之爵可調兵平其紛矣[illegible]

拿破崙所爲大悖其事然以中國人之究者多至不可紀特誌此大定議明以後言其號至六大國可知法民望治之殷非比等閒矣

舊皇拿坡崙既操權柄遂欲爲其後裔之安以正位乎中宮傳聞法皇曾

致書歐洲諸國之公主挑王欲聘以爲皇后而各貴女皆削膜力辭蓋恐其驟奪大權終不能安於其位也語出宫闈事頗秘密不能決其信否而法皇則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三年咸豐正月宣諭於衆曰婚姻雖大禮朕不必循舊轍凡循舊轍者大半皆存利己之心者也度量狹隘朕甚恥之今朕惟上選大族求得一同心之女然後賦好逑之詩歷幾國治而家亦齊矣既而又定一女芳名曰尤姐遂立以爲皇后但尤姐雖有懿才而無賢德其留芳於人之齒頰者惟靚妝衫服之一端實爲歐洲婦女之領袖當其翻新花樣獻媚爭妍新聞紙偶一鋪張不旬日而大家閨秀無不如東施之效顰至其深信而不疑者惟天主教中之神甫儼若身爲奴僕而聽其家主之指揮則心之惑溺者深矣而又喜閱下流之戲但聞其處有何惡劇如人與牛鬪之類即日御爆翟乘薄言

往觀於是法人先不喜其所奉之教又不悅其所愛之臧林林總監遂無有以爲皇后而敬服之者、書云普魯士王后與九姐伉儷甚篤成婚十五年後日與皇后卜傳列入巴不大以爲中岂言皇后本於慈祥罰者尤甚朕年少時尤加親慕朕躬爰勸深切及朕既從大權又欲朕不能戚附其純孝懇摯顧其私產悉歸朕躬然後聘之爲皇后今十五年與朕中及言君臣孝允姐心懷好道而不迷於道才稱博學而不泥其學且家務其微注亦缘一切發於珍與大臣臨對之際清靜爲治如羅王鄰平所行皆華出指不形於色爲朕代操國政者二次恐朕妥協此皆嫺愿蔣自負其后之賢也他人必尤加無間隨之好與嫡嫂之親若親爲之今並傳恐朱勿爲此將芬烈語矣

一第六件 一立新制度

會意徐坡爲常言國勢今來大定不可任民自主遂本此意以立新制

凡民國有君官之權、君却仍操獨主之權下議院人員固由民間所公舉但其所議論之事非即任由自主亦不能任意議事會則必由皇帝閱到條款、致使議之、其或准或駁之稱仍送政府再議其當否然後施行但政府諸大僚皆由皇帝欽派民間不許過問又有上議院者皇帝命我紳掌之本無額條若異日建立大功皇帝有特賞其爵祿之權

此皆魯意拿坡崙新制之大綱也、是固有自主之權、民亦未嘗制其權
以謂而西頭到、但以余（作者自謂）觀之、法國人雖自覺有權、實則無尺寸
之柄、惟有皇帝一人、乾綱獨攬而已○新制既定、法國旋有事於外、實
爲魯意拿坡崙之大幸、不然恐終無以相安也、當是時也、俄羅斯欲執
猶太國教務之權、致與土耳基國發起違言、法皇乃乘此機會、使其大
臣構於俄土之中、遂可藉口而重與俄戰、以復其伯父之仇、大臣承旨
定計、與英國別訂一約、約既成、法民更多欣慶、魯意拿坡崙遂與夢體
着尤姐同至英國倫敦都城、與英君主域多利亞爲好會、倫敦居民見
法皇法后親舉玉趾、遠會我君、氣敦睦誼、亦咸歡欣鼓舞、至欲與俄戰
事大莫比、非倉猝間所能取勝、然卒之竟破俄羅斯之斯巴斯土撥堅
壘而後已（見第入卷）於是法人喜甚、謂前在俄國木何寇都城大敗之恥、今

已漸靡然無遺矣。既而和局大定，歐洲各國皆覺法之國勢今實安如磐石矣。而法民則既進平安，法國自益致興盛，士農工商無不蒸蒸日上。至於魯蘇拿坡崙初立皇帝之暴戾恣睢，亦共相與淡忘矣。○勝俄之後三年，法國太平無事，而法皇既有自主之權，遂思何以用其嫻熟雄才大略於外國。旋念鄰近有意大利國者（[illegible]）苦於奧國民之積困多歷年所。我伯父第一拿坡崙大皇帝曾許意之[illegible]得獨立，云貴國若肯借兵助我以平俄國，則我班師而回之後，當力助[illegible]脫離[illegible]，庶政今時會已至，曷不踐我伯父之言哉。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正月初一日朝會之際，法皇向奧國駐法使臣特致數語，人人皆謂此實失和之兆也。甫閱數月，果有法奧用兵之禍。隨後法皇躬與奧師逆戰意大利國土，於若難法師奏凱而歸，其距出師之期不過數禮拜耳（十八卷詳[illegible]）。

第七節 英備防法國不測者

英國見法皇權欲有爲遂與大兵戰無不利忽萌疑忌之心謂既興封而又將拼其西封也轉而圖我何以遏之此數年來英國疑法國加兵之事已數見不鮮矣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鄭有亞之王子撰匠公爵書一扶分贈其友本不應三爲恐要之事其時英國亦發若太子平老英怨若整一擊之英人當覺無措直欲立人遷民食以乳備急要之亂迄至英國求英廷之保護而後帥發兵糧徒疾調得法攜英人之獄又拯英宰相修茂思發語於朝以英人之時法國曾遣不知法兵何日腹來恐英人從在議院之中也以疑法之深一十六年迄近好舉按其論與英國訂約以王?又借其后大姬亞英公主子主為較固又釋今置兼三十六事云云但僭帝拿坡侖者無閒英之心英人之疑擁遏當乃又謂法皇斷無此心英人仍不可不備答瓶不領國帑出私財以練民團數禮拜之內已得團練兵二十萬名且內有四萬名賦法皆甚純熟無異於經制之額兵一旦有警即可荷戈執戟以從王事 原法皇之意極欲與英式好無尤始可杜外人之窺伺忽見英國中懷疑忌因是不能結英之歡也四顧躊躇罔知所措然仍陽示人以鎮靜毫無驚惶之聲色其實於一千八百六十

第八廿 法遣兵至叙利亞及墨西哥

年（咸豐十年）七月間已有公牘致英相帕麥思登云我等兩國凡事推不相
與聞已保締朋儕似不應辦理交涉事件如彼此有深猜忌者然
法皇雖有此言而英吉利全國之人當時既動疑心萬不能冰消瓦解
故法皇曰法人並無不良之意英人曰此種事必非平空而起又曰幸
英國立刻設防始克以遏制法人不敢妄動耳
法與英立約以後之數月適會土耳基所屬之叙利亞地方有事之秋
法皇又蹈隙欲動先是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土人殺其奉教人數百
名而叙利亞之大馬斯𡽪府法領事署已遭土人折屋半地法領事被戕致
不保其命土耳其國官兵本應彈壓使不致選乃不惟不治而反
陰助之爲首一拔尙開報九百名說者謂叙利亞之英領事若遇此禍
英雖早知土廷不能選擇然必先有國書致土耳其外務衙門謂已結

和約之國理應如此、又且他國保護民人之道皆土耳其國分內之事也、乃法皇則不循此理、教民被害係在七月初九日及八月初四日、法兵業已登程向敘利亞進發、聲言自往平亂、亂定之後、亦不便輕易退兵、他國揆度情形、謂法皇大欲乘此機會、以古敘利亞之地若事能成必將開鐵路而立通商口岸、不徒裨益於敘利亞者良匪淺尠、則他國亦將交受其益矣、然而英相帕麥思登、則不徒欲保土不為俄占、并欲保土不為法占、蓋謂法古敘利亞亦於英所服用之印度國大有窒礙也、法皇揣英相之意、撫奈班師、於是敘利亞民雖甚不安而仍歸土耳其藩屬○法皇長懷遠略之心、不但顯之於歐洲、又顯之於亞洲、至是甚且顯之於美洲矣、南美洲西岸諸國積不相能、紛爭疊起、墨西哥國中國銀圓所之亦未安、西亂靡有已時、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法皇欲與

日斯巴尼亞（即西班牙）英吉利兩國訂立專約，曾派精兵前往彈治，若南美洲各國之人大半從南歐洲源海而去，法皇之意若曰：朕在南歐洲，保護其種族，彼南美洲之民獨非朕之大樣所及者乎。英國早知法皇之心，本不欲與聞其事，然竟謝而不往，亦恐非正辦之道，故僅派出兵船兩艘，載兵七百名，用入太平洋聯以示不忘，而其實則惟在法將軍。法國已與日斯巴尼亞國合兵六千名，刻期進發，法皇更函致英國請偕協辦，英兕斥不許。既而英日兩國知其亂不能猝定，雖合三國之師亦恐受其能助，遂各檄召其武員，全師而出，法皇乃益添兵，直入墨西哥國都城。法蘭西大兵甫至墨西哥，其民主已逃，國無人爲誰與爲主。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法廷爰囑墨西哥國會議與奧皇之弟麥客思迷憐，爲墨西哥繼世之君。麥客思迷憐正在少年，不達時宜，既接公牘，

欣喜過望謂今而後吐氣揚眉亦可儼然爲一國之君也吁庸詎知自此以往漸入危境竟至不克保其命乎麥客思迷憐既立爲墨君號曰皇帝法皇又特派雄師戍墨爲之護衛墨亂悉平既而法國核算國費關遠方之國與我何干畢耗餉糈豈爲得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撤歸戍墨之兵墨亂再起麥客思迷憐見法兵遽撤恐墨民之不服而仍欲爲民主之國也遂不得已遣其后卡路稚茵之墨后渡海而至歐洲懇求諸大國助一臂之力墨后當憂心如焚之際又經涉水途之苦其見教皇時櫻癲病瘋語忽不絕於口從此病入膏肓竟致香消玉殞矣其到歐求助之事已非兒顧犬亡羊補牢之術以爲墨后去而墨皇擒焉嗚呼惜哉墨民見法兵之去則大喜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墨民蠢起入皇宮擒麥客思迷憐而即殺之麥客思迷憐溺死明然長

喚回我之懸召而來雖聚五洲之鐵不能鑄一錯字在爲皇帝莅再四年不能享一日平安之福人生至此有何趣味反不如一死之爲乾淨也故論者謂獨裁專制於墨西哥治亂之法實則使其更亂而已○法帝之心雖不願僅顧本國之事故於他國之治忽在在留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美國南省叛亂（見第二十三卷）法皇商之英國擬欲認南省自爲一國不受北省之鈐制英國不許法皇乃深怨英國謂不以友邦待我也甚能與我通力合作天下雖大何事不可爲要不料英國不特不肯助法人且以法皇之謀備告美廷使之預爲準備大英之不肯協辦此事似於法不甚相諧而不知其救法者正在無形之表也然禍亂之來終不能測其究竟矣

法皇雖騁情於域外而亦注意於國中時則英國與他國通商已歷十

有三載受益至無窮此英人既得此益、想他國必將效法轉瞬間、再不敢有禁止往來之事不料他國之效英者甚屬寥寥、於是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咸豐九年）、英員鉅不登請於英廷、欲至巴黎謁見法皇、將爲之剖陳通商裨益之處、俾弛商民私通外國之禁令庶幾亦發大益、英廷許之鉅不登既至法都、法皇即命召見、暢談移時、法皇深爲折服、特派法大臣之問於商務者與英商立通商條約、英廷即命鉅不登爲議約大臣然而行之之難、實行之維艱、法國素持保業之一流人、決不肯稍改舊章、以失獨占之利、他人之所損皆所不問、法皇雖於六年前已命各關權凡運糧食牲畜煤鐵諸物入境皆日應科稅則全行豁免、然主持保業者、嘖有煩言、聽之亦似近理、遂不免游移不定、當時法國之民全未知與他國通商究有何益也、然而通商大事、較之治兵、相去不可以道里

計法皇有味乎鼓不登之言。正將與英國議訂商約之際。英相柏茂思登疑法滋甚。謂法兵之來。不知何日。立發軍令。欲築礮臺以禦法人。法皇遂不介意。惟恒與鼓不登會議通商事宜。凡輾轉籌商者歷一年之久。始行定一條約。約中大意。凡有窒礙於通商大局者。英法兩國皆悉力除之。於是英國核減保業之稅。如糖酒等類皆是。法國前者有英貨數宗。無論願納若干重稅。概不許其進口。今則刪去此律。又有英貨數宗。向徵重稅者。至是亦一律酌減。立約之後。法國出口貨之到英國者。驟覺增多。故前之年值英金一千七百萬鎊者。至是而增至四千六百萬鎊。前之英貨入法口。僅年值英金五百萬鎊者。至是而增至一千五百萬鎊。噫。通商之事。兩國並受裨益。明效大驗若此。何世人猶不於此加之意哉。

第十節 [illegible]

歐羅巴洲之日耳曼全部零星小國也受虐於法蘭西者垂數百年日耳曼蘭因河東岸諸小國尤爲歷代法君所簸弄諸小國之君毫無遠見恒聽法君之讒譖遂與蘭因河西岸諸國結不解之仇法之所以必出於是者蓋恐日耳曼列邦合而爲一大國即不能受法之制也法則合全境諸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彼心腹離披不相聯綴者其能與之抗衡哉前曾有術爾根蒂國者欲合日耳曼全部爲一國其時法王魯意第十一在位百計阻撓且迫令屬於法若日耳曼全部中歷代本有一皇帝號爲共主雖不能發號施令如天子之統諸侯然虛位固猶然坐擁也及法國法蘭西王第一即位竟欲奪日耳曼之皇權以歸於己厥後魯意第十四踐法王位亦欲兼日耳曼皇帝之尊魯意第十四更割取日耳曼之雅灑司府及羅來因府隸入版圖正思竭

力進攻他國皆不許始止然其心終不能忘法王魯意第十五又欲分日耳曼爲四部使之一散而永無紀此計若成日耳曼必惟法之令是聽旣而法之拿坡崙第一起逞其雄心凡日耳曼所有之地或舉以贈人或留以入已從心所欲無所顧忌至於普魯士一國久已視爲蔑如普王似有自主之意卽日嚴加懲罰幾傾其國拿坡崙旣敗法人不至普魯士擾亂者歷五十年普乘太平之日君若臣又皆有過人之才智民人亦習於勤儉國勢於以大興法國近在咫尺纖悉皆知嫉妒之心亦遂日增而月盛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普與奧失和普師大勝遂合日耳曼之北部而爲一、詳下卷且不但此也日耳曼全部亦必將盡合於普魯士而後已法人見其不恃我之助而驟强也如芒刺在背旦夕不安其謀國者皆謂法必能豫籌與普決戰而勝之策普始肯俯首

帖耳以服於法否則任其坐大必將不利於法然其時法之兵額已銳減於前矣而普兵則顧盼自豪又有新鎗以助其威法人自顧不如何能與戰法皇魯意拿坡崙熟思審計灼知其萬不能敵乃力遏法人言戰之議然外雖竭力禁遏其實何嘗不思一逞特謂今尚非其時耳故與其左右大臣部署戰務不遺餘力以冀日耳曼機有可乘將一舉而平之以復當年之威聲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法廷改定一新律以便增加兵額又命趕造新鎗鎗甫成即發軍中使之練習一面又廣布謠言謂法人於兵額之外更鑄新鎗無數可以取不禁而用不竭以張其威而堅人之信法皇又親自整頓軍務凡軍中詳細章程亦一一親自酌寫用心之摯莫之與京

於是法之大臣皆自以為兵已精矣械已備矣可以制日耳曼之死命

矣兵部尙書即宣言曰今我可調兵四十萬名到日耳曼邊界且此四十萬兵者軍令森嚴毫無錯漏兵之衣服無窮無盡降而至於劍扣之細亦復不缺一枚若夫鎗枝之多即使與日耳曼交戰數年之久武庫不憂其匱乏而又潛鑄異樣新鎗爲外人所未及知者以之傷人無可比擬法皇又密查北日耳曼但能調兵三十三萬名以禦我至於南日耳曼法皇逆知其不助北且即使助北亦不過有兵[illegible]萬名南北日耳曼合兵總數極多亦僅四十二萬名而止况乎南兵不至法兵已多於北加之以拿坡侖皇族之威名法今皇又能自治軍政法兵則更精銳絕倫遂以爲直入普魯士之柏靈都城直指顧間事耳○當是時也法人皆賦同袍同澤之詩摩厲以須氣吞全日且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實已合於兵法然而無端起釁師出究屬無名必有一隙之可乘始克亂

全而無憾、適値日斯巴尼亞國繼位無人、照例須在歐洲列國王家中、聘請一人為日斯巴尼亞國王、既而日人選定日耳曼全部中之利欲普侯、具殷勤進利欲普侯、雖與普魯士王同族、實則與法皇之戚誼較族人為更近、徒以普王身為一族之主、日斯巴尼亞人必請命於普王、法皇亦謂此普王之意也、遂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七月初四日法皇傳檄普廷云、貴國君許利欲普侯為日斯巴尼亞王、朕不之許、普王得檄不問日斯巴尼亞之事、但以書答法廷云、貴皇所問之事、余初未之知、今得皇書、亦不暇問、於是法普二國彼此以公文相詰責、刺刺不休、初利欲普侯得日斯巴尼亞勸進之牘、似願身膺大任、既而悔之、即婉言以謝之、普王先以不與聞之說答法皇、至是利欲普侯亦不願為日斯巴尼亞之王、法皇於此似無可以置喙之理矣、但法皇既立志與

普戰不得不堅求可以致戰之策遂又以公牘致普王曰貴王能以去言許我俾貴族利欲普侯永不為日斯巴尼亞王乎此蓋法皇明知普王無理取鬧以激其怒而使釁自普開耳不料是年七月十一日法皇接普復書云敝國於利欲普侯暨與貴國有何干涉之事概不過問敝國王亦不欲與聞且雅不願再議此事貴皇其無屑法皇既接此書無辭再問乃越八日即七月十九日普法相遂入啟傳法人有欲戰之心

第十二節 法皇[illegible] 民[illegible]

法之景況是時已迥不如前矣法皇曾言拿坡倫以為如能用師於外獲一大勝不但可防內亂而且成樓既盛子孫之基業亦可久長也洎自得意拿坡倫以權術奪威柄以來國中大有太平氣象既太平矣實事俱蒸蒸日上自不待言然而皇權過重積日累年民氣又鬱然不靖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法皇曾言今日民心似又更變欲進國家於

頒各事因勸之曰汝等之於國政似不必妄加議論但能盡其心於教化以勸人日即於善亦可留名後世然法民之思逆者不聽也法皇雖將十五年自主之權而遍令更改國制者蜂起即如報館一節法皇前之待之者過於嚴厲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不得不畧從寬典法民聚議工作各新法及官國之條法皇亦優容之不加禁阻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法皇又許其民曰既日政府諸大臣有所更易不必盡出朕意而請議院中諸員公議必其屬望較多者始命入贊綸扉此盡讓權於民之大者又徧諭臣僚曰卿等有所興革之事總以俯順輿情爲主至法皇之所允民豫備者不但修新路築大橋而已也又許以展築鐵路以便行旅及貨物之往來甚至賦稅之取於民者亦許其畧行裁減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法皇特降恩旨許法民有所不便者可以

其政見達之於各新聞紙無有所論亦無有所慮新制既立又令其民於提言之際直言新制之便否以決從違因言朕於一切政事務求民心之順他日者太子繼我而爲皇帝朕無稱亂者矣其時法國有得以舉官之民人八百七十五萬當舉官屆期遵旨直陳新制之得失其以爲可者固有七百二十五萬人其以爲未合者則有一百五十萬人是較前之梗阻單言拿坡侖稱皇帝者漸見其多也而尤可慨者行伍之中亦多不服一旦兵心解體其將何以善其後○然而法事之可慮更不但此也彼七百二十五萬人之以新制爲可者不過曰我皇年漸邁不能如昔之發憤爲雄也或又曰朝廷之威勢上減往年然漸爲民主爲皇帝爲王舉無有甚於此時者也而且法皇之攻他國也非惟不善又倒法之威望至其機之變詐之心日久漸露人皆耳而目之故其所

詳上二節
法兵[illegible]備

定制庶儘有盡善盡美之處而人之論之者不以為德而反疑其別有陰謀時事至此吁其殆哉大臣梯耳與求新班各官則謂法當南助意大利使之儼然為強國而法尚無以備之日耳曼在法國之北任其坐大而法尚無以制之設使南北交攻法將若之何由此觀之然則法皇固未有攻普魯士之心也特其時上下議院大小諸臣皆主於戰巴黎之民亦皆欲戰外省人之不知時務者亦復隨聲附和謂必出於戰法皇獨立於上孤掌難鳴夫安得不戰於是人皆知法皇之不甚為戰而逼令其鑄此大錯也天實為之於人乎何尤暴以新制甫定四十日法皇已為普俘而詣普大臣畢士麥曰孤實不願與普國戰而為衆民所迫遂至於此

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法皇親統御林軍至沒樹法之

東界也先有法軍駐守於此遂沿衛營以俟大軍適集將翎率之而渡蘭因河直入普魯士國之福爾糯城法皇自巴黎以至波齒次道路斷者皆鼓舞歡呼萬歲之聲不絕於耳蓋法民恃功好大之心深矣然而初次開兵即多出於意外之事未幾各處之法兵被普國擊敗者實有四十萬人皆甚精銳衣裝器械亦足一律齊備乃其後繼下陸續而來者僅有二十二萬名曰覺大失所望蓋法國兵制於入伍當兵之外本尚有別樣之民兵有事亦可出戰然已被撤廢不行今欲以全力經營自應趣召為兵不謂應召者既得遲延時日行及至營中又缺其應需各物器械無法營既而定期大閱本以為新出之新槍皆已精練熟習至是始知不能用新鑄之民兵因皆退即欲再行教練當能備半日之間仍然情形甚以種種之新器變而為無用之廢物矣且也法皇所派總兵之令誠

員亦有益不知新鎗之利用者、故即有能用新鎗之精於、亦拙於統率之非人、此兵與將之弊也、而餉與糧之弊、忽又出矣、夫三軍未出、糧草先行、古有明訓、今有定章、乃法兵業已踰邊、而餉糈既不能撥、糧食又庫不撥、法都本有大庫二三座、但糧之外、行路所需之物、亦須先切假使有運送轉餉之法、當必舉全軍需濟之物、然而軍中則需之甚廣中則運之又久、凡指揮其數、凡昔日發號施令之事稍大、抵車箱則造之於甲地、隊輸則運之於乙地、其間山重水複、相去遙遠、欲令配齊以入巴黎、有由巴黎運物以充軍營、大約非數十日不為功、是知承平之日、所謂無物不有者、至此而直無一物之有矣、若夫緩急之際、前敵之所賴也、而戰隊皆中竟無一馬、直俟假借馬隊、如兎底行、然而馬兵又無馬矣、為將之道、不可不知地理、況懸軍深入、尤必需敵國之地圖、古有

第十四節 [illegible]兵渡河

聚米爲山而虜在目中者、今法皇所用之地圖、皆昔日購諸日耳曼、保不故留僞誤以陷法軍、種種棘手之端、皆犯行軍之大忌、蓋不待與普魯士交鋒而勝負之數已可豫決矣、

法皇之至軍中也、本欲乘普師之不出、先渡萊因河直入普界、俾普知迅捷之不及掩耳、及見軍貲不齊、未敢輕於嘗試、乃屯其軍於沙爾山口、山下有河焉、曰沙爾布、已有日耳曼兵一小隊駐河干以拒法師、欲使法不敢過河、然而水勢大弱、法能以一隊涉沙爾之、八月初二日、法之大軍徑渡沙爾布河、法太子隨軍錄事官言兵法自古未見今從合兵使也遂以讓作戰法一巴黎曰太子已受火試矣自此遇凡人爲人大事皆以為奇險設法中教習其發無也他日法報述及此事又稱太子雖年少而用兵甚精細於是將太子之後發無不持奮勇分論將之其不樣太子者甚就火藥二字化爲矛錄之詞、於是既過沙爾布河、然欲入日耳曼之界、尚距三十餘日程、於須謝仍碌碌無能、故法皇之旨設爲直入柏靈者、非深悉師情之人、皆爲人所

擒、而戮之以入柏林也、渡河之役、宕營二日、無所寢處、仍以活役齒以待後應及軍需之至、法自是於此蓋始知欲奪此師、以入日耳曼之境道將徒託空言、付之夢想而已○柏林開有法師也、大都日耳曼之兵皆奔逃、法僅之對外、而初非如戰敗之亂奔也、雖兩步伐而奔也、亦非徒手而來也、有器械其必以水利杖而來也、為從軍之教師者、非亂與小兒也、歐洲名將之言已、而且日耳曼列邦、平日雖各懷爭長較短之心、及聞法皇率眾而來、時感同道合、聯城之兒、幾州聯於無何有之鄉、是不分隊兆性、而又不分目眷、無論為兵、為民、為餉、為銀米、皆登輪車而馳於鐵路而來、物爭無一不備、亦無一不備、僅閱二禮拜、而日耳曼已令兵四十五萬、彼法皇部下、並無器械之二十二萬人、其何足長之有、

第十五節 日兵進法界

日耳曼兵既出壘不遷延、直向邊疆而入、普魯士太子為前鋒、統領徑渡日耳曼法蘭西交界之湍式河、八月□日、法兵方從沙[illegible]布[illegible]退至[illegible]齒、日兵已從湍式河大進至墳碎、約[illegible]、墳碎本戍有法兵、既遇日兵、紛紛敗北、墳碎之南、法將馬瑪亨大營在焉、方將調集大兵、進駐於華忒、日耳曼直往遏之、馬瑪亨不設斥堠、雖有游擊之兵、亦不遠出偵遣偵諜之士、亦不詳探、八月初六日黎明、日兵已臨馬瑪亨大營而陣、法兵始知、[illegible]拔營入壘、倉卒備迎戰、

第十六節 華忒戰

馬瑪亨駐營一帶、[illegible]華忒之地勢、法兵力[illegible]日兵[illegible]之戰、乃日兵來者愈眾、[illegible]進、兩軍皆死傷山積、卒之不敵、法兵皆擁擠[illegible]用而法馬將與華忒大營、遂為日人所占○法壘在營中、方拔時、馬瑪亨大敗之餘、潰不如[illegible]、不圖佛紗挺潰、又以敗耗、聞初法之

佛紗提督統率大軍、至賜孟哼、相度形勢、命駐軍於山頂、賜孟哼山、加天成之險、法軍扼守於此、一人可以當十、從即有善用兵者、亦謂爲無一失、八月初六日、日耳曼兵大至、竭力仰攻、歷數點鐘之久、日兵畢不能上其山巔、不觸日將懷麾部下再接再厲、法兵僅一疏懈、日兵卽全隊上山、於是佛紗提督撤守賜孟哼之兵、又紛紛潰退矣○是日也、法皇仍駐蹕於汲滋、本擬聚集各統帥、并爲一路、以厚兵力、豈料一日之內、兩報敗亡、又聞日兵、如洪水之滔天、頃刻間遍泛各地、爲無隄防之可禦、凡前者所定諸計、忽成畫餅、自知無可勝日之理、遂欲退回巴黎、而委禦日之任於麥克馬韓、法后尤妲、亦在營中、諫法皇曰、今挫敗而回、何面目見巴黎之父老妻子、愚見莫若暫行堅忍、必俟得一捷報、然後旣鮮入都、都中之民、庶幾不敢藐視、法皇長歎從之、然而法之弁兵、

是時俱知法皇無膺兵之略，豈有將將之才，況又警報皆來，益覺莫無
國志。昔謂日耳曼兵斷能連敗我將軍，我拔督之兵，步步倍孤，難抗禦法
皇后之憂懼。八月十三日特命將軍巴蒞爲經略大臣，總理軍務，先行
後務欲此以復法皇督兵之權，坡爺覓如全無心肝之人。法國從上自政
府下至氏民，皆恐皇所定之計斷不能行，行只取敗於日耳曼而無
力以守此國矣。私叛之聲不絕於耳，而且尤有難爲者，其勢岌岌危殆之
秋。皇別怨染痼疾，心中常覺煩懣，一日數欲直若求死不得以苦其後，
卒因此疾而薨。〇法太子於八月初二日親涉戰地，以爲開學之始，
距此僅十一日耳，而稍有智識者已共知法國危在旦夕，誰敢有以
擬救法之法。自八月朔日以後第一禮拜，巴黎人猶冀若何若何，入
相繼潰散之報，萬不料第二禮拜巴黎人不特不敢望法兵之大捷，

且皆謂日兵之入巴黎且法人喪勤之心、至死不發、未與日耳曼開戰
以前巴黎之民皆嚾譁欲試、催迫政府速攻日耳曼及遇日耳曼、拔敢
以為巴黎之民又訴政府辦理不善、忌惡去諸大臣而別舉新大臣、人
間然未從又發言欲身皇帝於是新政府徵召馬瑪亨將軍回守巴黎、
是竟有外禍、法皇之獄矣、八月二十日法皇正與諸將軍同駐於麥龍
忽得撤又撤返不從、乃至數日而新政府忽又改其前命、盡謂將軍
大臣巴黎、今因守於汲齒而汲齒之東西南北令保日耳曼之兵、今若
令馬瑪亨回守巴黎而置巴黎部下無數法兵於不顧、一國之人必不
能服新政府又有揚動之虞也、故政道馬瑪亨遂救巴黎、然此八月二十
一日事也、馬瑪亨知部下雖有兵十四萬名而全未練習、不曾慣市人
而使之戰、斷難救巴黎於重圍、而且是軍者、已與日耳曼相見於我行

而戰而敗敗而遁者也又僕僕於道途足力疲乏者也重以糧食不敷半多枵腹由此以往沒齒倘隔英程一百十里（華程三百餘里）沿途皆有日耳曼兵尚未知其多少日兵非孱弱無能之比法兵早已知之又知歸乎其上之武員前既無善策以退日兵今豈有良謀以救巴黎故但有退縮之意無進攻之心有此數大端馬瑪哥雖擁大軍而大有進退維谷之苦況更有腹心之患尤重於此者假使巴黎竟叛法皇擁此孤軍作何了局然恐內變外患相迫而來與其不戰而死孰若戰死之尚有身後名也八月二十三日馬瑪哥遂奉法皇諭眾以救巴黎

馬瑪哥等方在若龍剡現攏師之頃不知巴齊尼正在沒腳縱遭大難之時日耳曼兵勢長圍以困沒腳巴齊尼知萬無坐以待斃之理八月十六十八等日率其部下欲突圍而出與日兵逆之血戰一次法兵北至家

非然又與日兵遇鏖戰尤猛巴贊所經大創仍不能突圍而出及被日耳曼兵驅而納諸城堡之中僅恃礮臺以爲扼守時麥馬瑪亨尚未起程也而普軍中早逆料其必來洎接探報馬將軍已奉法皇於二十三日成行即命分全部爲四軍以第一第二兩大營共兵十六萬名圍巴贊未及數日法軍中糧食已罄萬不能戰遂降於普將士此圍攻之不戰而勝也其戰而勝者普太子之第三第四兩大軍共有兵二十三萬名軍中應用之物無一不備即定計促之迎擊馬瑪亨之兵兩大軍一奉將令立刻拔隊而北馬瑪亨之南行也沿途無險隘之可扼八月二十六日甫抵死河附近地方欲渡該死河而南日耳曼大兵已涉該死河南岸皆森林密箐隱蔽天日日兵潛伏於林中乃馬瑪亨斥堠之疏仍如雖試一役故日耳曼兵之來否與軍行有無危險之事終日醉生夢

死彼督不知甫渡諜死河法兵各圍坐而食忽聞萬樹號呼鼓角聲鳴急閉藥食而望但見日旗飄颺如風馳雨驟直向法屬炮衛而入法軍全未設備安能抵禦轉瞬間死傷無數馬將軍無可如何傳令北退而初會於綏丹查洪關西大隊人馬均於二十五日夜半登程二十六日天將黎明忽遇大雨路滑難行已極辛苦至是力甚疲食乃腹未果而敵已來將欲避令捍禦是必死之道也要開退算以令將不能詳生兩戰飛至綏丹於是恐後爭先行列雜亂各武員稱難約束而其不諳處不知爲何令爲何物矣二十七日上午九點鐘巳刻過零分零點鐘始振綏丹法皇之御林軍與馬將軍大隊分兩路而行二十六夜在他處列營在衛焉瑪克既抵綏丹即遣飛騎入奏法皇云臣等來時之路已爲日耳曼兵所截若由原路以返恐難必遭德兵臣之愚見當取他路請

陛下速至綏丹、同尋歸路、法皇聞奏大驚失色、急命御林軍披隊趨策、已洽途星散、行李亦甚滿條、無恐爲敵人所算、不敢出發、路正站惟與其親信數人、策馬急馳、二十七日夜半、奔至綏丹、然猶未知綏丹一隅、實法皇有生以來、第一受苦之地也、其侍法主之左右者、則知此地必將爲血飛肉濺之場、力勸法皇速離危地、法皇不聽、且曰朕願與諸軍士同生共死、不忍捨之而去也、嗚呼人生至此、誠慘矣哉〇法軍知旦夕間必有戰事、遂於八月二十八日、親整旗鼓、馬將躬身先士卒、側切指揮、乃事未定、而日耳曼兵已陸續而來、比及夜分、日耳曼仍派迎擊法兵之第三第四兩軍、畢集於綏丹城外、分定東西南北、周圍環繞、如太極之無端、日耳曼兵徼之衆、聲勢之雄、法兵畢不能望其項背、欲戰則不敢、欲逃則不能、此又法兵有生以來、第一之大難也〇日耳曼

深得長蛇陣之勢每日東衝西突使人應接不暇而法兵則遲遲吾行[illegible]皆庸懦勝負之數固不待再戰而始知已○法將安營於山巔[illegible]下之勢其內下即謀死河河畔即設丹埠亦不可謂地利之不得乃日兵毫不介意九月初一日天尚未明日兵又奮猛力仰攻法兵方謂不料日兵早出至此未免手足無措然究不肯遽退法帥馬瑪亨身至未來率其部下整隊獨出不意日耳曼軍中飛一彈與馬瑪亨相距不遠火然忽裂馬瑪亨中傷墜馬親兵舁之而退乃遇法皇駕臨詢問始悉見馬將身受重傷大驚失色執手安慰數語即備輿安舁仍馳驅而前從此二人永無相見之期矣後法將與人語及此日之事因言余至是時早知不能存矣此身爲無用之物矣隨繫大局之事余不在意是以加意保護不至死於度外○[illegible]

也。法帝營中自法皇以至末弁，皆不知日耳曼第三第四兩大軍究有若干人數，更不知其作何安排，惟知四國各有若干兵耳。馬克馬韓與日耳曼兵交戰之良策，亦無一人能知其所以然，惟知馬克馬韓決計與之長戰耳。既因日耳曼兵衆，又不知其將有何舉動，果成何等，惟知其已受傷而退，亦云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乃既不知彼，且不知己，欲求取勝，不幾難如登天哉。而其隊伍以為帥，兵家之大忌，馬克馬韓受傷而回，而辦理克總提督代為統帶，始因之不得已也，然理克落初未知馬克馬韓之令究屬調兵者何隊伍，守者何方，攻者何處，將弁承重任，猶一事有成法之可循，惟有獨與理機，故無從指揮，方計畫有就緒，不齊從閱一二點鐘，巴黎兵部尚書命為統帥之提督，魏分至魏芬提督，本在阿非利加洲，督辦軍務，接到兵部虎符，星馳而來，喘息未定，即以理克落提督所定

章程爲不合一一從新安頓法之弃兵於一日之間三更其令其本在
前敵者忽易而爲後拒其本在右翼者忽易而爲左軍拜命倘且不遑
遑復能籌議具且私謂三軍司命心無主宰遂不知馬瑪亭是何身亡
喊兗諸將何得但毫分能否入於其任遂各無所適從不免心廣荷懈
殊扯人本具猴猢之性大有果敢之屬明知猴猢抄日夜將化去
縱將不惜從我以死恆懼以降既與日耳曼人兵仗相接交兵牙裂
飢三鼓而氣不揚故難爲日耳曼所敗者不可以僅推前而殺日耳曼
入亦復卻縮如鼠不留衝惟日耳曼人視死戰不退甚者提出別無
苛法惟斷法兵於口某落時倘能死守高山俟至聚衆皆盡力衝出日
固以逃生命而已〇觀於兩方獨行此心而不料日耳曼兵力大如牛
凡法兵所占之地盡爲所奪法兵惟有步步退後之一法自肯耐以

中軍、計有甚程十五里之遠、無論山脚山坳山麓山坡山腰山頂、法兵無一能守、日兵卽無一不來、法兵既退至山北、日兵則高踞山巔、法兵同欲仰攻、日兵已先備斷、而且日耳曼兵卽於山頂安置大礟五百餘、沖擊轟發、法兵所立之地無一寸乾淨土、可免礟彈之不能及、洎下十四點鐘、卽午後兩點 法兵實不能復有被擱者、有逃散者、其餘皆退至樓丹擾亂之況難以擬述、但見樓丹街市闤闠、盡爲法兵所擠滿、中軍之號令全不能行、各兵盡紊其隊伍、但知還避搜尋食物、及可容身之隙地、且馬兵又夾雜於步兵而來、亂踐踏不顧他人之性命、又有馬車數十百輛、亦各毫無紀律、向人叢中轢然踐踏而馳、當其衝者、避讓不及者、悉爲車輪碾踏而死、似此紛亂無章之景況、樓丹居人、哭聲震地、痛詈法官不遺餘力、謂不但無退敵之才、且更無馭兵之道也、法兵正值大

亂之時日耳曼兵知其幷至殺丹即在山頂移擱礮門羣彈如蝗麇圍殺丹城中飛入殺人不計其數時則法皇亦已至殺丹雖食息但忘身心憔悴猶尚不辭勞苦奔走於亂軍之中願與諸將士同死及見殺丹法民受此大害不覺傷心墮淚急命高懸一白旗降於日耳曼又命魏芬提督親入日耳曼軍中商請息兵

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九月初一日瀚赴日耳曼全部與威大臣俱至殺丹歷後普俾士王及王太子與宰相畢士麥大將軍非都兵部尚書芬攏亦至殺丹境夫法蘭西為歐洲極大之國素著雄稱俄頃之間一敗塗地并法皇而同辱為俘似此總無僅有之大辱有不甘刎頸自者必非人情飲酒椎牛自不待言時夜將半法提督魏芬與普王特派之大臣會議和局於殺丹城外之燈亦畢魏芬欲求普王恩許法王至殺

丹二十里外與比利時國交界地方撒出縣林免在緞丹受辱普大臣以爲不便魏芬曰貴國君能寬待法人俾得保全體面感且不朽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寡君以大軍辱於敝國不腆敝賦以備從者與王之威師徒撓敗語子康微法國之福俾離撤丹二十里釋械而降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國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則慘死於鎗礮之中者非法國之人而普國之人矣自相殘殺豈曰計之得哉大將斯毛奇對曰緞丹城中有法兵八萬人而其可恃以飽者徒一日之糧耳君國之於外者有我日耳曼大兵三十四萬人山頂又有大礮五百尊各破敵礮之工失可使汝全軍盡沒故再戰之說毋庸道及宰相畢士麥又曰汝亦不必謂法人之威儆我法國君欲報讎亦無不可然大權已入我手不能任汝自由矣魏芬無奈不得不直告之

曰、今敝國尚有兵八萬三千人、願盡交其器械、任貴國之命、不敢有違、然後告辭而返、法兵自古迄今勝人者多矣、敗於人者亦有之、然似此全軍忍辱、全無面目之敗衄、則從未之有也○昔王與其太子往觀法京、越三年前、法皇在巴黎都城、廣設賽珍大會、俄與國皆請普王至法京、實則雖心有芥蒂、而無失儀文、是時法皇拿坡崙爲歐洲中最權要之君、論人物者皆謂無出其右、各國君主羨幾以得一識面爲榮、是以盛會甫開、萬彩畢集、而乃時移勢易、昔爲座上客、今則不至爲階下囚、而幾爲釜中魚、更不啻爲籠中鳥、盛衰之數、可勝慨哉、普王本才全德備之人、既見法皇、因而追談前事曰、君王三年前之際、日上賓令人欣慕、豈料今乃山窮水盡、竟至於斯、不佞知君王本意實不欲與敝邦戰、此必有誤於謀國之人、力勸君王鑄此大錯也、若哉戰而普之

第十九節
普兵圍巴
黎何守之

君臣定議安置法皇於日耳曼故侯廢邸、自時厥後、歐羅巴洲史記中不見有法皇爲拿坡崙之事矣、

日耳曼王師既擒法國麥瑪韓將軍部下之兵、星夜拔營鼓行而北、直逼巴黎城外、沿途無阻之者、巴黎人聞法皇爲拿坡崙大敗於穡丹、政府即下令撤去其皇位、九月初四日又改爲民主之國、民主之政府亟籌遠謀禦敵之策、以保巴黎、乃守具尚未畢修、日耳曼兵已於九月十九日進紮巴黎城外、但聞礮聲轟撼山鳴谷應、法人登陴四望、無一處無日耳曼之兵蹤、所謂水洩不通者、當亦不過如是、然普王以仁義爲主、總不欲擬攻大礮以轟城中孱懦之民、惟各路設防日益嚴緊、以俟其糧盡援絕、相率投降、故自是日爲始、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前後凡十有二旬、法京中人插翅難飛、食物日漸告罄、如

第二十節 普法立約罷兵

過我地千里之大凶歲凡可以下咽之物無不取以果腹欲壞城外人相往來、惟有乘輕氣球以通音問之一法、法民受困既久、萬不能耐民志既已敝、無可如何、不得不舉巴黎大都會盡付敵人之手巴黎城中街道之精、爲他國所莫能及、沿途兼有煌煌之碑碣、其所大書而深刻者、皆法[illegible]國第一之豐功偉業也、其中有一插天之華表、名曰得勝坊、爲天下第一英雄而立、法人所顧盼自豪者、尤在於此、歐戰後至於此日、巴黎人但見日耳曼兵填衢塞巷、皆有拔劍遊行之樂、法人雖甚、利口不敢輕易啟齒、古所謂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者、以法較之、殆尤甚矣、

日耳曼人雖不欲久占巴黎、故法人既降、卽許其行成之請、約章旣訂、越日班師、法人如釋重負、方期休養生息、重整山河、而不圖有意外之

禍直如雪上加霜之苦、法誠不幸矣哉、日耳曼雖願與法立約而撤兵

由己、待法過於辯論、亦在情理之中、乃日兵既退、而後巴黎即有一種

人、實係大臣不善辦理、致為城下之盟、且日耳曼役佩不過如此嚴

過辱我法、於是若輩藉成死黨、名曰通用之黨、其意欲將他人有何財

物、我亦可以取用、我特處於困窮耳、如其有財有物、亦可任人通用無

稍吝惜、（按近年以來歐洲有所謂均貧富黨者、即與此黨之流亞也）此黨羣不逞、蜂擁而起、遂奪巴黎

而踞之、巴黎四閘之炮臺亦盡為若輩所占、民主國政府大臣奔避不遑

號令根阻而為不逞、遂改民主之國為通用之國、擄掠搶劫無所不為

民主之國、無奈從外省調兵而至、以圍巴黎通用之國、從一千八百七

十一年、（同治十年）四月初二日圍城之日起、至五月二十一日破城之日止

前後數禮拜內、法蘭西官軍之猛戾、反更甚於日耳曼之敵兵、不但圍

通用之國使不得逃出八月日向都城縱放大礮城中人不分貴賤多斃於鎗彈之中及至城被淌用之賊自知罪無可逭同一延頸受戮不如姑快其私故無論遇何處輒殺人放火爲兒戲法蘭西名士巨商遇之無一得免其雄麗無比之屋宇亦皆一炬而可憐焦土幾若墟已無異痲瘋癲矣○日耳曼兵圍巴黎法都之際普魯士王行宮在於斐賽地方既得大捷日耳曼列邦分主之心悉已氷消瓦解考日耳曼全部本係諸小王及諸侯之類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甚不願聯合而爲一大國者諸侯王既各挾其私心法蘭西復陰行其離間數十百年來中法之構釁者深矣今諸侯王皆洞燭法之狡謀其多年之離拔散壞者實惟法故況今既獲勝於法若仍散而無紀後患益不堪設想於是日耳曼列邦之君若臣彼此從長計議詢謀僉同從今以後各邦合而爲一

而定新國之名曰德意志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十二月德意志國人共立日耳曼王斐迭禮威良為德國第一皇帝說者謂日耳曼之發德意志不在於柏靈而在於巴黎詢奇事也○德國之罰法蘭西也人皆以為過甚然而此役傾歐洲之大亂人似亦不得指為過重苛責德士國二百年前還法蘭西國奪去二府地一曰雅灑司一曰羅淶因其民不忘故主仍操普將土之土音今則仍歸於德意志此外又罰法國償還德國兵費英金二百兆鎊（合華銀八萬萬兩）且和約中又聲明德國必俟法國交清兵費之後然後撤去戍兵德兵戍法時官弁應得之俸士卒應食之餉皆一一取給於法法若能先期交費德亦可先期退兵此法之耗於德者也況法之所耗於兵事者百姓繼之而破其產商賈繼之而失其利俱屬無從核算之外但以節中支應及敗殘而論已共費英金三

百七十兆錢（合華銀約八百兆兩）而又須償德國之兵費戍兵之雜耗時人遂指曰法不能就蹶於普斷無再振之望矣或曰此特德之遁詞乎法律之日後不能再起以害人耳乃不意法國復元之力實使鄰國之人拍手咋舌當時爲民主國之民主者即昔日之大臣梯耳也（梯耳按中國崇地山星使奉使至法國記見）既與德國訂定和約其受罰之鉅款照和約中所定日期一一交割而無棘手

法民旣爲所俘國中無主舊日名士族以爲今又有機會可圖矣於是各在國中結黨樹援覬覦大位凡識見未晰者名添一人陰謀推戴異日必爲法君無疑也而不知政府之意殊不在此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梯耳自辭民主之位法人即舉故將軍馬瑪韓爲民主馬瑪韓亦自命爲樸誠之人其當宣誓時約於衆曰即其黨中之某位亦斷不

能勝任其爲民主亦猶之爲將軍也故昔日之法君或爲王或爲皇帝類皆自保其君家並天主教中之神甫遂以勢力爲重全不知民心之向背馬瑪亨欲輔其故轍而亦甚願以勢力服民但是時法蘭西通國之人皆有民主之心全不以王爲可畏乃馬將軍壓之以大權法民仍分外忍受官長壓出人意料之外然不知其心已早定矣重加民附職官之時公衆給雷飛爲民主而不衆馬瑪亨於是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馬瑪亨退位格雷飛爲民主至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格雷飛退位法人另舉薩低喀爲民主、（薩低喀於去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被刺二 行將位讓爲戰將得意所刺遂殂）（舉佛斯蘭兒補爲民主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福爾繼其主位則更舉兒爲民主）

法國目下之制度爲事皆由民爲主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作亂之人若使之生於是時亦不能不爲之心折也若法國議院分上下

而爲二民間男子年至二十一歲以上皆有舉官之權凡至二十五歲果其人有才德之可稱則可就舉以入下議院充當議員惟欲爲上議院議員則必年在四十歲以上上下議院人員年中皆有祿俸其總統一國之事者即爲民主之君必上下兩院議員同心公舉然後得膺是位膺是位者以七年爲一位（一位猶言之一任也者）政府大事則聽民主之君自行選任

第二十三節 教化學校

法民之隨天主教者百中古九十有八然國家不以其多而特重之其視奉耶穌猶太等教者亦與天主教相平等故耶穌猶太兩教亦可得國家其領俸秩計一年中天主教其領英金二百萬鎊耶穌教其領英金六萬鎊猶太教其領英金五千鎊○若論法之學校則惟天主教中之神甫獨掌大權國家歲給與彼之經費恒在英金二百萬鎊左右與

天主教經典相將耕核法國幼孩之六周歲者每百孩中不識字者三十孩二十歲以上成丁之人每百丁中不讀書者二十四丁僅六周歲以上至二十周歲以下則百人中不讀書識字者僅二十四人耳即此以觀可知是時法人之入塾者實多於從前矣然分而核之各省猶難一律以東北各省論每百人中僅七八人不識字耳西南各省則百人中不識字者多至六十人

第二十四節 徵兵法

法國既大敗於德恥懸眉睫慘入心脾遂以整頓軍務為第一義軍中制度即採之於德國謂國家設經制之兵本為保護全國人丁起見故國中之男子其無廢疾者各應按年入伍定制各人年屆成丁即令隸兵籍五年五年期滿縱令回家然猶隸預備兵之尺籍若凡十五年國家一旦有事即可編行徵發其被徵者務須如期畢集不許出資僱倩

他人以為負債惟其家中實有甚不能從我之處始准呈明具從寬待大約通國中得邀國家之寬典者不過十分之一是以承平之日法國共有額兵七十一萬九千餘名皆經朝夕訓練者也有事之日可合兵二百五十萬名而軍費所需每年竟多至英金二千萬鎊實屬大費聽聞○法之大小兵船共有四百號其應隸入海軍之士卒皆由國家遴選每年共費英金七百萬鎊法國又與歐洲各國顯武之習製造鐵甲大兵艦六十艘經費之巨亦在意中然收效之微恐不免出諸意外也法之政令屢發不窮已非長策況每發一法屢制朝增一層官吏并拔侖第一為法皇時有理財之書者謂國用無入不敷出之處似較有於從倫而實則據他國之資以為私此其浪費固不可思議也拿坡侖第一失位法國恢復故業之日欠債英金四千萬鎊然意其變應為某之世歲

歷英金五千一百萬鎊又增於前矣及以爲民主之國歲糜英金六千三百萬鎊至拿坡崙第三朝僭行拿坡崙重爲皇帝常年共需英金八千三百萬鎊且尚有意外之戰事突增至一萬七百萬鎊加一百零七兆鎊合華平銀共四兩二錢八分有奇四爲一千八百萬兩中國可支四載　以小民辛苦所積之資應擲如泥沙揮用如瓦礫能不大可惜哉〇法國所負之債其計英金九萬四千萬鎊爲歐洲諸邦王之巨擘但以年中應給息數而論亦需英金三千萬鎊者其債主全係法國子民各願以其所儲貸諸國庫或謂當茲一國逋負山積似有岌岌不保朝夕之勢乃不料債愈重而國愈固論者以爲異事然而無異也民間既有重金藉國家以權子母則不得不各顧其成本斷不肯無端生亂以自貽失財之戚也昔拿坡崙在位之末年儆然居國家債主之列者共有一百二十萬戸再閱五年增至四百三十八

衛一十六
方
分執之法

萬戶總而言之法民十分中有五分爲國家之債主是以欲爲亂於國中者就已寥寥無幾矣

法國新定律例父母既死所遺之田地必均分於其子女是以昔之日地主無多今此之日地主漸多今昔情形遂因之而大變若按其雇戶而細分之三分中之二分均有田地以爲恒產就之英民四戶中僅一戶有田地者相去懸殊職此之故法地零分碎割無連阡累陌之家其業有英地六百畝（約華地三千六百畝蓋英地一畝約華地六畝也）或六百畝以上之田主約五萬戶其數實渺乎小矣至業有英地六十畝之田主則約五十萬家有英地六畝之田主則約五百萬家畸零瑣碎徵賦或必有不便及較之英國無數地畝俱任數人爲政者爲利爲弊不可同年而語矣〇歐洲各國之戶口日漸增益而法民之所增實爲最少拿破崙大敗於滑鐵

虛之後以生抵死每增二十八萬既而每年少一年漸少至五萬人降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死者反多於生者五十萬人嗣後生死互較生者略多於死者若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法國戶口冊共有男女三千八百萬名口及考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之冊僅有三千七百萬名口雖曰亞爾薩司羅來因二府共有一百餘萬人已割而歸諸德然十五年中並有不增一人之理叫窮兵之為禍烈矣

法國與他國通商然論有無兵燹常有継長增高之勢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寄往之入法岸者共值英金九十七兆鎊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增至一百六十八兆鎊法國土貨之出境者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共值英金七十七兆鎊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光緒十二年）增至一百六十九兆鎊○法國雖有減稅與他國通商之據並不見

其減少甚至巴黎都城已受敵兵之圍外省法商仍貿易如常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入口貨較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約減八分之一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入口貨又增八分之二一千八百七十七十一兩年同治九年十年出口貨較之從前每百兩中少去六兩迄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不但規復前數且稍多於前矣○通計法國出口諸貨凡三分之一皆售之於英國而其中以食物為大宗如乳油雞卵山蔬及各物之籽種各獸之皮張與大豆餅之類又有可以製糖之紅菜菁及勃蘭提酒各種酒皆是其外則有綢緞亦售之於英國至法人所製之手套較英人所製為佳其羊絨及洋布數種皆英人所需用者也○英人購取法貨雖多而法人各商性成偏不肯購英貨法人所需之物購於英者不過十分之一英商販貨至法國以鐵與煤為大宗其外

則有綿布數種、至英購法國之款貨則以絲貨售諸法以抵之但法所購於英者、不過抵英購法貨三分之一、且法人所購之英貨、今更日有所減○法之貿易雖增、然通商船隻從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以後相傳並不見其加增大約一次所載、不過與英標一百萬墩耳英國商船、則多於法者七倍、

法之鐵路、亦殊不敷民用、統而計之不過長英程二萬里耳、約合華程六萬六千里一且路為商人所設、其中十分之五、商人尚恐不能獲利、必由國家保給年息若干、始敢開辦、法人之往來鐵路者、亦不如英人之多、英國乘坐輪車之費、每年勻計每人約需英金二鎊、法人則不需一六八、英所付郵政局及電報局之費、尤少於英、英國每年每人勻計約寄、郵政局信四十封、法人則不過十八封、但較之十年前法國寄信每人僅及十封

者則今之郵政爲已多矣、電報則英國每年匀計每人發電一次、法國則合五人傳一電耳、

法民之爲農者、十人而五、其五人中、又分而爲四、三分居鄉、一分雜處、從前居鄉之人、不甚有與官之權、今則農人亦皆操之、故法民各自以爲我輩非昔時無用之物矣、惟農人之能讀書能閱日報者、仍未見其增多、雖曰權與性成、然半係主持教務者、恐其紛心於文墨而妨農功也、故恒斷於教誨、法農受教、即亦不甚信從、惟其心地則頗明哲、辨事亦頗穩妥、以是人皆悅之、若論教會之事、法人深信不疑者固有之、而亦有堅不肯信者、及問其心、則以教會爲有益無損者、實居大半、故從之者日多、法國婦稚之人、禮拜堂者不少、樂聽神術之語者亦不少、農人則節儉而勤勞、諸事皆不喜奢靡、雖其論及國之制度、農人雖

恐民主之國均分其田產然大都好堅守而不好更張故頗信民主之政治又因舊例中每記君主苛待小民之事又親受君主好職小民塗炭之苦故頗不喜君主之政治更考其實則法之農人並不問在上者之爲君主爲民主但求安居樂業於願已甚足矣○法國新制許民以心問心密舉官吏庶幾臨其上者不能以私怨中傷之然職此之故又因不甚明於人才之賢否故往往有舉非其人之弊而其舉官之權則較之紳士較之鄉甫相去亦不甚懸殊至於法民之心亦多以兵革爲苦並不求戰勝之榮惟居於城市之鬧者則氣燄甚盛一遇不合意之事輒欲恃勢力以定之與農人實大相反農人則心甚和平不干己之事如吹皺一池春水無心過問總之鄉人既有舉官之權舉官時必心向平安無事之一流人他日議事較多辦事當更出色矣

嘉頓英國之名士也著書一帙專論法國變易之事其言曰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拿坡侖初在巴黎平亂時可謂有定變之才矣不知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嘉慶四年拿坡侖爲一國之主始可謂法變似已大定既而路易第十八王即位又思變革之政令可無憾既而衛護舊禮爲主其意仍欲安輯法國一切俱從舊制謂從此可一成不變也然再鬬多年亂猶未已法國又設立諸法以定之至會議拿坡侖爲主時曾論於衆曰我欲整頓法之大亂但逞其私意起滅自由仍難服衆心而臻士理總之法國多難一人之心思不能勝且不但不能勝己也且恐阻滯他人平亂之期故夫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與起之亂直至拿坡侖第三去世之日始可自爲平定始可號爲變易○考英國變更舊制之事未起於一千六百四十二年明崇禎十五年至一千六百八十八年

歷紀三十七年共歷四十六年之久、諸事已漸就緒、遂定世及之君位與上下兩議院、號曰君民共主之國、法國之變則起於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乾隆五十四年）直至法民皆欲自立為民主之國、自始至終共八十一年之久、然後即安。〇法民於此百年間、各欲求自主之權、必圖使法民無自主之權、而不能相安無事也、迨既據自主之權、又不知行其權之道、故初許法民舉官之日、皆以為已可自占迄今五洲萬國未有之大益、所惜者用權於無用之地、遂既不應為之事而為之、各國之聞之者、無不深相憐憫、然法民亦自惜其誤矣、既惜其誤、遂棄其權、甘心為拿坡崙之奴僕者數年、拿坡崙利用其舉動、法民皆奔走不遑、夫法民之所求者、本即此自主之權也、豈不料既得之後、半途坐廢、反助一皇帝、誓欲削平天下、俾天下之民、皆隨之而為奴僕、拿坡崙既失勢、法民始悔前此之不求自

主而誤於仍服皇權也故遲之未久又守初心而後兩皇帝一一逐之於外不許上之入再以奴僕視其民而再立為民主之國然更有出於意外者民主之國甫立大拿破崙之姪魯意拿破崙又仗皇權以奪民權徼天之幸僭[illegible]拿破崙欲仗其權以取普魯士國而不成且為德俘虜然後法民始得脫魯意拿破崙之羈絆更立民主之國○或曰甚之憤憤者莫法人若也但求變動不居全未知厚重不遷之道或曰法人之於君也衛而恭令承教視其言如天命時而干政後與國民志如長城畸重畸輕殊非中庸之道而不知其中亦有故焉法入開徼欲求民主之權而所掠之禍太谷其宜遂致歷嘗艱難幾於不克自振然其甘死而不甘再受君上約束如奴僕之心則百折不撓也故有時皆欲成名一犯命之君懸其頭衆及至事機猝起則自知前日之謬誤又變而為民

主之心前後八十年間見起踣落、無非欲成其素志、然竭力整頓、而不克猝成者、非盡法蘭西一國之病也、歐洲各國之制度、大半皆定於數百年之前、降至近年、時運會已改、仍行舊制、斷不相宜、因時變法、自在情理之中、法國固先已指明應變之故者、無奈歐洲各國、類多不願變通、於是若或尼之、紛從法人不能行其良法而後已、○法國整頓國制之時、有絕大之弊端、倚於君主之國之人、與倚於民主之國之人、分為兩黨、從前君主之臨、苛待小民、不遺餘力、民之不服也、固宜、乃民主之國驟得大權、即以圖報前讎為切、己之專是不啻以暴易暴也、且自有此黨、彼此相見、即如大敵、夫他國固亦有分為兩班、輪掌大權者、然所爭者公理、非私讎也、故初無仇視之心、乃法國則不然、八十年中、君主民主兩班、分毫不肯相讓、甚至不通慶弔、幾如不共戴天、識者從旁窺之、

幾何不爲之斷俗哉惟流弊之所極難至於此而法人皆知昔日之君主待民實太苛殘今必畧予從寬國勢始有繫於苞桑之固又有君主班中人言天子之命當謹遵如上帝之玉音然卽有此言心中亦共知天子必以救民爲本民心始克相安故往往自覺其失儆於外君主之權日衰民主之權遂日盛○今者法實爲民主之國大難亦岌岌殆哉大抵日後之興未有限量且法之舊皇族亦屬不少今已遂一試驗姑灼知凡爲皇帝者類皆以君爲重以民爲輕遂逐一驅之出國使不得再返故都卽使別有皇族微在巴黎舉一璅事與之同心者不過數人彼徧國中人聲勢滔天豈能妄爲嘗試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道光二十八年）法國外省人言我國大事俱由巴黎改變既變之後祇以一紙官符通飭郡縣我儕小人惟有任其所爲非特不敢違亦不敢怨豈敢別挾私

意以挽大局、此當日之語也、至於今之法人、則亦不怨巴黎、何也、法之制度、巴黎人不敢擅改、設制度之權、在於法蘭西通國之人也、外省之與都城、有鐵路以通往來、有電報以通消息、都城中苟有自專之意、不過數點鐘之頃、則已通國皆知、故昔日但望巴黎、即可指爲法國者、今則全境法蘭西、始無殊昔之巴黎也、法之農民、本屬勤於操作、情性甚屬和平、錢錢又甚愛惜、雖入學讀書一節、不如他國之精實、然任若輩在法國中、公爭大權、即若昔之兵力、厚於他國、不覺害於騷擾者、今衆民知一動干戈、必受無窮之害、爭而大權在握、其何肯亦主於戰、以自害哉○統觀以上各節、大約法之制度、已整頓得宜矣、弊名則舊有之矣、大難已備嘗之矣、民主之權不替、長治久安、興也浡焉之盛、可卜之於將來矣、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法民主格雪密兒蒲廉辭位昔意者之孫新迺嫁與俟距羅欽試而事不成